

## 长江源头沱沱河畔的“清道夫” ——记“生命树”新文的故事

□ 东主才让

一  
我一直在想，一棵树，要怎样才能  
能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地方活下去？

那里没有春天，或者说，春天被  
压缩成了七月和八月之间短暂的两个  
星期。剩下的是漫长的冬天，风像刀  
子，雪像砂纸，冻土硬得像铁。可偏偏  
有这样的树——小叶杨，在《生命树》  
的镜头里，它就那样孤零零地站在风  
口，枝叶稀疏，根却扎得深。

后来我知道，沱沱河边，也站着  
一棵树。

他的名字叫新文。

二

第一次听说新文，是在一个朋友  
的讲述里。朋友刚从格尔木回来，说  
起唐古拉山镇，说起一个退休教师，说  
起一条河和一个守河的人。

“他不像你想的那种英雄。”朋友说，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皮肤黑得发  
紫，手上有冻疮，笑起来嘴唇会裂开。但  
你知道吗，他守了沱沱河十几年。”

十几年。

我算了一下，那是五千多个日  
夜。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在海拔  
四千五百米的缺氧中，在方圆几十公  
里没有人烟的孤寂里。一个人。

三

我想象那个画面。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唐古拉山  
镇还在沉睡，沱沱河还在冰封。新文  
裹紧军大衣，推开那扇被风吹得吱呀  
作响的门。门外是雪，漫天的雪。摩  
托车在院子里冻了一夜，他踹了好几  
脚才发动起来。突突突的声音很快被  
风雪吞没，他的背影消失在白色里。

这一天他要走几十公里。

沿着河岸，看水里有没有垃圾，  
看岸边有没有偷排，看有没有人非法  
捕捞。看见塑料瓶就弯腰捡起来，看  
见破渔网就拖上岸，看见河滩裸露就  
默默记下位置。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是十  
几年。

我试着把自己放进那个画面  
里。第一天，也许是新鲜的。第一周，  
也许是坚持的。第一个月，也许就开  
始怀疑了。第一年呢？

我不敢想。

四

新文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让我  
久久不能平静。

去年冬天，沱沱河气温骤降到零  
下三十多度。他照常去巡河，摩托车  
陷进了雪窝子。四周什么也没有，只  
有雪，只有风，只有他自己。他一个  
人推着车，在雪地里走了两个多小时。

手脚冻得失去知觉。脸被风刮  
得生疼。嘴唇干裂，嘴里是铁锈味。

那一刻他在想什么？

我想他在想家。在想老伴煮的  
那碗热茶，在想孩子拽着他衣角的手，  
在想家里暖暖的火炉。他一定想过放  
弃——谁不想呢？

可他第二天还是出了门。

后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图这条河干净，图子孙后代还能看见  
清清的水。”

这句话朴素得像一块石头。可  
你把它放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度，  
放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雪里，放在十几  
年的日日夜夜里，它就变成了一座山。

五

我常常想，一个人要有多大的信  
念，才能在无人区里守一条河？

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退了休的  
教师，一个在高原上长大的牧民的儿  
子。他有的，只是那双冻裂的手，那颗  
共产党员的心，那句“河好了，草好了，  
牛羊才壮，日子才好过”的朴素逻辑。

可正是这个逻辑，让他活成了一  
棵树。

《生命树》里有一句台词：“这条  
河流的不是水，是生命。”

我想，新文是懂这句话的。他不  
会这样说，可他用行动在说。他每天  
走在河边，捡起每一片垃圾，就是在告  
诉那条河——你是活的，你是干净的，  
你值得被守护。

藏族人相信，雪山是父亲，湖泊是  
母亲。这是信仰，不是比喻。所以守  
河不是工作，是报恩；护源不是任务，  
是还债。新文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但  
我在他的沉默里，在他弯腰的弧度里，  
在他望向河水的眼神里，都读到了。

那眼神里有光。不是灯光，不是火  
光，是源头水反射的日光，清澈、笃定，  
从唐古拉山一路流下来，流过几千年。

六

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也许是从第一个牧民跟着他弯  
腰捡起塑料瓶的那一刻。也许是从镇  
上建起垃圾处理站的那一天。也许是  
从斑头雁飞回来筑巢的那个春天。

新文指着远处的河岸说：“那边  
原来是一片裸露的河滩，今年草长起  
来了。”

他说这话时笑了。笑容在冻裂  
的嘴唇上绽开，像干涸土地上开出的  
花。那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笑容——  
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那是用十几  
年的风霜换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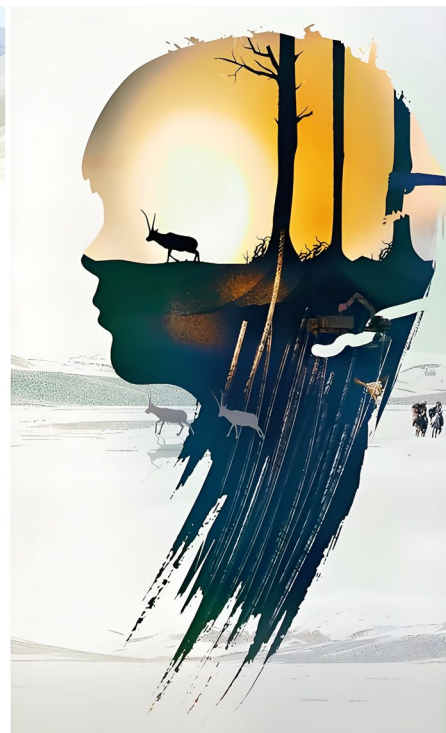
如今，唐古拉山镇很多牧民成了  
“民间河长”。他们看到垃圾会随手捡  
起，发现破坏行为会及时制止。雨跟  
着云走，羊跟着草走，好人跟着好人  
走。新文一个人走在前面，身后跟上  
来一群人。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

七

夕阳西下的时候，沱沱河泛着金  
色波光。

新文戴上党员徽章，跨上摩托  
车，又一次踏上巡河之路。那枚徽章在  
高原的阳光下闪着光，像一颗小小的  
火种。风很大，吹得他的衣服猎猎作  
响。



他的背影很稳，一步一步，不紧不慢。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不是守一条河。他是在守一  
个承诺——对祖先的承诺，对子孙的承  
诺。他也不是一个人。在他身后，是无  
数和他一样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守  
着自己的那条河、那片草场、那座雪山。

他们是高原上的“生命树”。风  
越大，站得越稳；雪越猛，越是青翠。

八

《生命树》的导演说，这部剧试图  
回答一个问题：“在生存、发展与生态  
保护之间，人究竟该如何自处？”

我想，新文用他的一生回答了这  
个问题。答案不在书本里，不在报告  
里，而在那双冻裂的手上，在那条干干  
净净的河岸上，在重新飞回来的斑头  
雁的翅膀里。

答案是：守住了源头，就守住了  
根。根在，树就在。树在，生命就在。

沱沱河的水，日夜不停地流向东  
方。它流过六千公里，汇入大海，汇入  
世界。

而新文站在那里，像一棵树，根  
扎进冻土，枝伸向苍穹。

那就是我心中的生命树。

五月，是节气里的青黄相接。

小满刚过，芒种未至。天地间自  
有一种蓬勃的、带着些许莽撞的生  
气。田埂上走一遭，便能将这光景看  
个真切。昨日还是一片明晃晃、沉甸  
甸的油菜，弯着腰，在对泥土说着最  
后的私语；今日便齐齐整整地全都卧  
倒了，被扎成捆，竖成行，像一场盛  
大演出后暂未撤去的布景。收割后的  
田野，裸露着深褐色的皮肤，畅快地呼  
吸了一两天，便被汩汩的清水浸润  
了。那水是温热的，带着春天的余  
韵，将干涸的泥土泡得酥软。不出几  
日，便会有一群弯腰的人影，将一株  
株嫩绿的秧苗，像绣花一样，工工整整地插进这片水光里。于是，大地悄然换了装，从金黄璀璨，成了满目清新的绿。这实在是一场无声而庄严的权力交接，一边是成熟后的功成身退，一边是新生后的欣欣向荣。

屋后的桑树，心思最是细密。它懂得用不同颜色的果实，来标注时光的刻度。那些藏在肥厚叶子间



## 五月青黄相接

□ 周基云

的桑葚，前几日还是青涩硬朗的，风一吹来，便开始呆呆地晃；这几日，却悄悄地红了，紫了，像一串串浓缩的、微型的葡萄。伸手摘一颗熟透的，指尖便染了酡酡的紫红，送到嘴里，是初夏特有的、略带药味的清甜。隔壁院墙边，那棵枇杷树也不甘寂寞，叶子依旧苍绿得稳重，果子却已黄得透亮，三五成群，在阔大的叶片间探头探脑，炫耀着一树饱满而圆润的金色。

这时节，池塘里的水也暖了。去岁残存的、焦黑的荷梗旁，有小荷刚露尖尖角，蜷曲着，像个攥紧的小拳头，带着稚嫩的倔强。水边的菖蒲，一丛丛生的清雅而疏朗，微风过处，便漾起一波又一波绿色的浪。我蹲下身，想去寻一寻藏在菖蒲根旁的螺

蚬。小时候的我们，总是挎着小竹篮，挽起裤脚，顺着柔软的青苔摸下去，一摸一个准。螺蚬碰着螺蚬，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声响，带回家去，敲碎了壳，是给小鸭子最好的美餐。如今想来，那份在温热池水里摸索的欢喜，竟比螺蚬本身更值得回味了。

风里飘来了一股清冽的草木香，带着些微的辛辣。我知道，那是菜园一角的艾草在迎风生长。母亲总是执拗地要在菜园里留出这么一块地方，不打理，不施肥，任它们野野地长着。我这才记起，日子近了，端午不远了。不久后，母亲便会用粗糙的手，将它们齐根割下，一小捆一小捆地扎好，悬在屋檐下。风吹日晒，那浓郁的绿色会慢慢褪成灰白，而那草香，却反而沉淀下来，更醇厚，更悠

长。母亲说过，这是好东西，是天地给的，专为驱散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守着一家老小的平安。她还总是晒干一大把，仔细地收进布袋，留着给村里刚添丁进口的门户送去。她说，产妇满月用这艾草煮水洗过身子，来日便不会落下病根。这朴素的经验，像这艾草一样，一年一年的，在泥土里生根，在人心心里传承。

立于田埂之上，放眼望去，一面是风吹麦浪，金波粼粼，沉静地等待着归仓；一面是新秧初插，绿意点点，欣然地开始生长。一边是收获，一边是新生。天地不言，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这世间最大的慈悲，或许便是这一场从容不迫的“青黄相接”——总有一份成熟可以收获，也总有一份新生的蓬勃值得期盼，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原创  
投稿邮箱 gemrbs@163.com